

蓦然回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深

自省

新

扬弃

殊

奋进

美

陈晋著

悲患与风流

——中国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世界

陈晋著

悲 患 与 风 流

——传统人格形象的道德美学世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特约编辑 董炳月

封面设计 卢 宏

装帧设计 黄耀子

患与风流

陈晋 著

*
◆ 国体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61 千字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108—0/C·7 定价：2.40 元

DA52/28

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时，西方学者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正是许多学者在猎取西方思潮之际所不断触发的共同感受。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名为“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大型系列丛书。该丛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文化现象放到世界文化或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丛书的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还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为中国的四化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丛书面向积极投身于改革和十分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类青年、大专院校学生、各类社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社会读者，海外华人世界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关心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士，力求观点正确，富有新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意新文美，将是丛书的重要特色。全部丛书均由近年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编写，由我公司分辑陆续出版。

总序

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又都泛起革故的悸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同时又不愿失去龙的传人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

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然而我们也想说——

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血管里，跳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积沉着长期停滞时的糟粕。跳动的要升华，积沉的要歇息。升华的要给予动力，歇息的要加以刺激。

我们想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揭触其底层奥秘；我们想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

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我们想向世界展现瑰丽，重新塑造炎黄子孙的形象；我们更想为国家的繁盛和民族的腾飞，歌而舞，鼓而呼。

然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想，只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昨天，我们还被称为早晨的太阳，今天，即可为万里晴空辐射热量。也许某一时刻，会有云，把我们遮掩，但我们坚信：只要有光明，中华就有希望。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从神到人的苦难历程

——人格意识觉醒溯源	(3)
I 从图腾形象到神话英雄	(3)
II 神的历史化与人的道德化	(7)
III 类型角色与象征形式	(15)
IV “天”的沉降与人的升腾	(20)

第二章 爱光圣影下的君子德行

——理想人格模式之一	(28)
I “归仁养德”与群体规范	(28)
II 人格典型的创造与崇拜	(37)
III “圣人”的变迁	(47)
IV 做人的虚与实	(53)

第三章 自由梦境里的真人本色

——理想人格模式之二	(64)
I “顺从天性”与自然生命	(64)
II 柔的意志·愚的智慧·啬的道德	(73)
III 梦境的逍遥	(90)
IV 后世的异响	(96)

第四章 世俗风尘中的义士胸肠

——理想人格模式之三	(106)
I “赖力仗义”与大众生存	(106)
II 弱者文化土壤上的强者精灵	(116)
III 义侠·刺客·奇士	(122)
IV 豪杰义士集团的人格分布	(136)

第五章 大美的追求与浩气的张扬

——人格美形象的崇高风采	(141)
I “大”与人格的价值境界	(141)
II “气”与人格的情态力量	(155)
III 纵横捭阖的丈夫英雄	(168)

第六章 自觉的忧患与被动的毁灭

——人格美形象的悲剧命运	(178)
I 忧患：悲剧人格的缘起	(178)
II 解脱：溶迹·幻化·死亡	(185)
III 体验：伤怨·沉醉·孤独	(196)
IV 高扬与消钝的畸形扭结	(202)

第七章 从精神到形貌的结构艺术

——人格美形象的主体分解	(211)
I 人生的自我平衡	(211)
II 君子的繁饰盛容	(219)
III 真人的清秀飘逸	(226)
IV 才性风度的组合	(233)

第八章 从主体到对象的审美观照

——人格美形象的客体比托	(246)
I 博大的自然与永恒的主体	(246)
II 追逐美女恋人的社会心态	(257)
III 艺术世界的人格分裂	(263)

引　　言

怎样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历代哲人不断地创设和重复种种人格模式，让人们在实践中遵循，在精神上把玩。而各种人格境界又总是被构想得那样沉重而又飘逸。

当我们“蓦然回首”，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诗人骚客笔下的痛苦、沉醉、宁静、放达；还有那些勤生薄死、趋赴天下之急的好汉志士们所接受的冥冥之中的充满诗意的信仰的召唤；更不用说一心要摆脱尘世悲欢的道家隐士们乘天地六气的萧洒遨游了；即使是暮气沉沉的理学家，也希望走向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的天人合一的永恒世界。特别是当我在《论语》中读到，连那位栖栖惶惶忧苦一生的孔圣人，竟也趋慕在春天带着几位童子，沐浴阳光春水，乘风而舞，歌咏而归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做人的文化；人生的乐章，是道德和美学的双重变奏。

于是，当屈原、荆轲、项羽、关羽、诸葛亮、嵇康、陶渊明、李白、包公、岳飞……一个个挟裹着自己的道德信仰和诗意风采，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时，我们无不感受到他们那奇妙的人格组和：耿介而又世故，狂放而又拘谨，痛苦而又淡泊，进取而又退隐，重生而又轻死，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既为君报国又为己全性。一个个好不悲患！一个个好不

风流！他们似乎在走钢丝；终于保持了平衡没有跌落下来，但心灵却从来没有片刻安宁，而是以全部的生命热情和文化智慧，承受和融合了自我和非我，个体与群体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道德和美学的剧烈冲突……

第一章

从神到人的苦难历程 ——人格意识觉醒溯源

I 从图腾形象到神话英雄

人类对自身形象的审美观照和塑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直觉到自觉、从物化到人化的历史过程。

完全可以设想，当我们的祖先与那些曾经是他们的同类的猿猴揖别的时候，是怀着多么惊奇和自信的心情来审视自己的特征啊！由于人类最早的审美心态主要凝聚在用于宗教活动的图腾崇拜中，这种审视当然是一种被动的、直观的和迷狂的感受与幻想。不过，图腾虽不是一种直觉的创造和理性的传达，却不能排除它包含某种“思想”，宗教作为“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某种程度上赋予图腾以“意识形态”的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义，并使它成为早期人类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理解的典型形式。

原始先民选择某个自然物作为本氏族部落的标志并加以无条件的崇拜，首先是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内容。鱼类等水生动物图腾系列，往往揭示以渔业为主的氏族部落特征，以牛、鹿等兽类为图腾形象，则标识以狩猎为主的氏族部落特征。原始先民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形象的创造，显然是基于感性的生存需要，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境界；图腾的崇拜还不是一种人格的崇拜，而是一种被动异己的物质崇拜。

作为人们现实关系和生存观念的宗教投映，图腾形象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各氏族部落的集中、融合，呈现为一个递变演化的过程。华夏氏族的龙，便是在蛇的基础上容纳了诸多种动物的特征。这种容纳性创造，无疑是以各氏族的现实力量为前提的，●因此，它不仅是图腾形象本身从具体走向概括，从现实走向象征（龙本是不存在的动物），而且还反映出人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创造，从自然的感性需求上升为社会的精神需求。图腾形象开始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群体人格的意义。

图腾毕竟不是人自身体的形象，其人格意义也总是

●我们还可以证之以他国历史。古埃及各州部都有自己崇拜的神象，而作为整个王国大一统的崇拜神，则取决于该国各州部的势力大小。（参见周一良、吴于瑾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 66 页。）

那样的云山雾罩，含混不清。人类的自我审视和创造的突变标志，是从动物转向人，即神话人物的出现。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生活内容和进化过程来赋予神话人物以具体特征。原始先民曾经历了钻木取火、架木为巢、农业耕作这三个历史时期，于是出现了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人类思考着自身的诞生过程，便想象出女娲出来搏黄土造人；经常遭受炎炎烈日的烧烤，便有一个叫羿的英雄出来射杀天上的太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做出无穷的事业，于是便有缝制衣裳的黄帝，发明音乐的夔，驯象的舜，治水的禹……。先民们十分乐意把自己各方面的优秀品质和创造才能对象化到这些超人的神身上来观照和体验，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自豪。当然，这种观照和满足仍然只具有群体的意义。人们不是把神话人物作为个体力量的体现者来崇拜，他们只是用单数的名字来显现复数的内含。黄帝四面，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多少透露出这种缺乏个体意识的概括痕迹。原因是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脐带，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如何实现共同进化的问题，而不是相互间个性的区分和张扬。

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神话人物，举不胜举，且传说各异，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发明神，一是斗争神。前者体现了原始先民对自身智慧、勤劳和创造能力的人格化审美，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乐观地反思自己与自然诀别的过程。后者则偏于以沉重的悲剧性感

受，来体味在抉别自然的痛苦历程中所迸发的刚毅、勇敢和自我牺牲等崇高的人格力量。这后一方面无疑更具有激动人心的美学魅力。

的确，那是一个大悲剧的时代，人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大批地送掉了生命而束手无策。但是，从猿到人那漫长岁月所积累的进化经验，却牢固地潜藏在先民的潜意识里，这就是：人类只有自强不息，才有生路。它们把这种自我意识充满感情地倾注在一些悲剧性的神话人物身上，并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判断。

第一，悲壮的崇高美。与日逐走的夸父，其形体在人们的想象中是非常高大的。山岳是高大的，而他好象比山岳更高大，一口气可以把黄河喝干，挂的拐杖可以化为桃林，其行动气势也磅礴豪迈，在追逐太阳时跨越三山五岳如走泥丸。他终于在太阳的威力面前焦渴而死，但死得是那样的悲壮。第二，坚韧的意志美。如果说夸父以其形体的雄大体现了先民对自身外在力量的歌赞，那么，填海的精卫则以其形体的巧小与滔滔大海的对比中，体现了先民对自身内在的意志力量的挖掘，她所焕发的是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第三，生命的换形美。这是先民特有的信仰和宇宙观附着在神话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审美效应。这个信仰和宇宙观就是万物皆有灵，生命不灭。新生事物不仅是象女娲那样借助工具创造出来的，而且还是象开天辟地的盘古那样“垂死化为万物”，以自身的毁灭来获得更有生气、更为丰富美丽

的新生命的诞生。传说盘古死后，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肌肤为田土，发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这一想象的意义，不仅是颂扬了人类生命力量的永恒和无限，而且还无意中把人上升到自然之上来认识，即不是天地自然化生万物（包括人），而是人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创造了天地自然的万般气象。于是，人在与自然斗争中的现实悲剧命运合乎情理地转化为精神上的乐观和自信。

II 神的历史化与人的道德化

上面那些悲剧性神话人物，由于主要被人们“想象成自然的造物者，而不是被想象成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因而并不能真切全面地反映处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各种人格品质。特别是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以后，日益激烈的人际冲突关系，迫使人们的自我审视眼光从自然转向社会，从整体转向等级群体，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从朦胧的神话故事转向明晰的历史传说，或者赋予神话人物以沉实的历史内含，使他们成为一种现实关系中某一部分人人格本质的象征。

等级群体的划分，首先带来的是不同的人格意志和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64页